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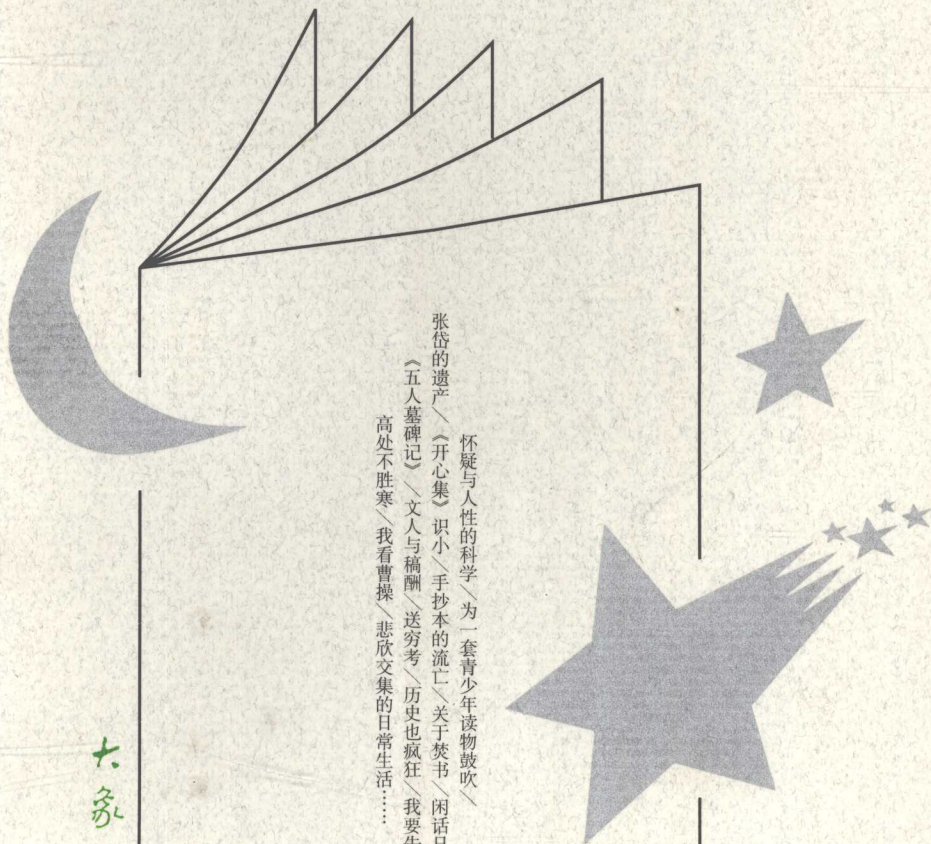
绿阶读书文丛

手抄本的流亡

同谋者的阅读（序）\新年回马枪\
欢迎博尔赫斯到中国\书市购书记\旧
书新得\畅销书的陷阱\纸上的香港\
长翅膀的罗克威尔伯伯\读《台静农散

冉云飞

文集》\小记《余时书话》\真人有异
行\卖文搜书\作怪的钟鸣\灵魂的家
园\替身\读书偶记（三则）\读书
偶记（四则）\自由读书\书生乱弹



怀疑与人性的科学\为一套青少年读物鼓吹\
张岱的遗产\《开心集》识小\手抄本的流亡\关于焚书\闲话日记\重读
《五人墓碑记》\文人与稿酬\送穷考\历史也疯狂\我要告密\
高处不胜寒\我看曹操\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

大象出版社

绿阶读书文丛

手抄本的流亡

冉云飞

大象出版社

手抄本的流亡(绿阶读书文丛)

SHOUCHAOBEN DE LIUWANG

著 者 冉云飞

责任编辑 佳 言

责任校对 霍红琴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 码 4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8.375 印张

字 数 190 千字 插页 3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10.50 元

书 号 ISBN7-5347-2179-2/I·90

绿满窗前草不除

——策划者说

散文随笔热，至今已经很有些年头了。这中间，曾多次读到有关文章，预测这种繁荣终将走向式微。但直至今日，尚未看到降温的迹象。这其实并不难索解：作为一种最直接地抒发对于生命、生活的感悟的文体，它怎么可能会过时、会没有读者了呢？既然对于作者，感悟是随时随地出现的，必欲一吐而后快，而对于读者，又希望通过他人心血凝结的文字，印证自己的生命感受，获得纾解或启发。

这个话题不妨留给专家们去探讨吧。一个鲜明的事实是，作为其中一个主要类别的读书随笔，几年来的行情却是日益看好。刊登这类文章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结集出版的书籍也渐呈乱花迷眼，成为书林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无疑可喜可贺。它除了反映了出版业的兴旺，更标示着读

书风气的壮大。在物欲汹汹、人心浮躁的今天，读书热势必会成为一种匡正的力量，在春雨润物般的潜移默化中，帮助人们校正生命的航向，感受精神的无穷魅力，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体味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不会轻易被时尚裹挟。

作为一种文体，读书随笔也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和优势。相对一般的随笔文字，它更多是围绕一本书或一类书展开话题，较之某些泛泛的抒情或议论，因为有所傍依而减少了空疏，显得更为切实可触。同时，一本书在茫茫书海里被选中，被阅读，并且读后意犹未尽，必待诉诸文字而稍安，一定是因为书里的内容拨动了阅读者感受的琴弦，引发了他的共鸣。那么，这样的文字，就不会是仅仅局限于复述、阐述原书，而是处处结合了作者自己的所感所思，浸润了他的心性魂魄，读后分明会感觉到作者的脉跃。乍看谈论的是人家的书，其实表达的完全是自家心意。再者，和一般的书评不同，它并不担负对书籍作系统评论的任务，而完全从作者的喜好出发，这就使得在写法上大可随意，既可天马行空洋洋洒洒，亦可择其一点不及其余，舒卷自如，有流水行云之妙。另外，它的清醒的文体意识，对语言的强调，也使其避免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弊病。总之，散文的诸要素，情感、智性、文笔、趣味，在这一文体中都能得到良好的发育，其中的优秀之作，跻身最杰出的散文之列亦毫不逊色。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长之处，才使得随笔园囿中的这丛佳木，发育得如此葳蕤，成为一处独特的风景。

作为这一文体的爱好者兼习作者，策划一套读书随笔丛书，给这片动人的风景增添一抹色彩，是我心中萦系已久的愿望。感谢姜威、云飞、凸凹、江滨诸兄慨然加入，为原本模糊的轮廓填充了真实、丰满的血肉，也使我借此机缘忝列其间。他们在这—领域皆有不凡的建树，拥有各自的一份广阔和纵深。这一点，读者诸君经由各呈异彩的文字，自会获得生动的印象，无须我作蛇足之言。更感谢大象出版社的领导，没有他们的热情扶持，这个构想在相当长时间内怕仍会是纸上谈兵。

古代诗词中，习惯于以景物烘托心境。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著名的《陋室铭》，其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尤为后世激赏，缘因其出色地表达了“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的精神生活的无限情趣。宋元之际，有位诗人写过《四时读书乐》一诗，亦可谓写尽了那种悠然陶然的心境，读来令人不忍释卷。其中“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一句，更是屡屡被援引。一册在握，展读之间，仿佛在赴一次精神的华宴，读到沉醉处，灵魂中的欢悦与外面葱茏的绿意相融相映，物我两忘。这般情形，堪称人生的至福，真是“怎一个乐字了得”！这套文丛的作者，都是真正的爱书人，对于这种境界，不用说是十分向往和会意的。几位作者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上下，照今日宽松的标准看，尚属青年。按已被用得熟滥的将年龄比附四季的方式，对应的大致正是春夏之际、满目尽皆绿色的日子。那么，用阶下湿润的青苔，或窗前蓬勃的青草，来比喻这个年龄的文字，那一种情感和智慧的记录和摹写，该

不会被看作是十分牵强。它们也许不够老到，偏执失当之处也时常可见，但可贵的是，它们率直坦诚，不假伪饰，字里行间，带着一种灵魂的律动，散发着一股生命的热度，都使人联想到阶前窗外的那一派新绿。

另外，这个年龄的人，虽然相比他们的许多上山下乡的兄弟姐妹幸运，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但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精神人格长成的关键时期，却曾普遍地面对一片荒芜。因此，由于这种难以挽补的损失，他们尽管有求知的热忱，良好的吸纳力，孜孜不倦的努力，但按高的标准要求，无论其知识视野，还是学殖功力，尚有不少的缺欠。而在人类博大精深的文化创造面前，又有什么理由浅尝辄止，效井底之蛙的沾沾自喜，或夜郎国人的妄自尊大？在人类智慧的汪洋大海面前，每个人都应该是庄子笔下望洋兴叹的河伯，对于志存高远的他们，自然更会保持一份心性的谦逊。高尔基讲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于丛书的作者们，读书，写作，正是朝着精神的殿堂拾级而上的过程，这些文字，则是他们攀爬时留下的脚印。那么，用“绿阶”二字统领这套文丛，不独是抒发对读书生活的无限心仪，更是表达对作者们的殷切期待，希望他们不懈迈进，尽早升堂入室，窥见精神的堂奥。

愿我们以此共勉。

彭程

一九九七年岁末

同谋者的阅读(序)

出了几种小书,难免要和世上所有作者一样,仿佛例行公事,请别人“斧政”一番。我一位朋友的母亲平时很少听说这种过分文气的词汇,戏称曰“斧砍”。不仅幽默,而且大有李逵挥斧劈砍之雄姿,比文弱迂阔之“斧政”要痛快淋漓得多。我似乎尚存一点见贤思齐之心,意欲效仿,准备以后出书一律请各位朋友“斧砍”。但近日重读《庄子》外篇《徐无鬼》,却无意中给我上了一课:“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

我本是怀着放纵的心情和热切的期待,希望获得读者对这本书的眷顾与“斧政”的,但现在我多了一层疑虑。因为必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我是面对“匠石”挥斧砍鼻上石灰面不改色的“郢人”。换句话说,我必须要有容许别人斫削我文章污点的包纳之心。这看似容易,实则

极有难处。我并不怀疑读者中有“匠石”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赏鉴高手，斧落之处，污失尽除，尘埃落定，而使拙文增辉。众所周知，文坛许多高人大腕见到“斧政”文章，尚且不免怒目，没有修炼到“郢人”的化境。倘使我自诩为“郢人”，犯了吹牛之大忌不说，还作茧自缚地领了“匠石”回来。就算他手艺好，运斤成风，恐怕我也受不了举斧而斫的那个瞬间过程，因为在我看来，那个瞬间无异于艾特玛托夫的小说“一日长于一百年”。至于遇到不高明的“匠石”，鼻子上的石灰没砍掉，却毁了你本来就不大好看的容，那就只好自认倒霉了，谁叫你自诩为“郢人”呢？

固然，“斧政”因其属谦词，大多流布于作者的朋友兼熟人之间，而朋友和熟人一般碍于面子，只拣好的说。更重要的是，朋友和熟人都知道你不是“郢人”，因而对“斧政”之类的要务敬谢不敏，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好像还没有谁招认自己小肚鸡肠，对读者的意见还是一副大人雅量的模样。但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作者请读者“斧政”不止是可笑，简直是多余。因为他们不仅要“误读”，而且还要把作者从文本阅读中驱逐出去，取消或无视作者的自我阐释权。在他们看来，文本绝不是幽闭之物，而是开放的存在，具有阐释的无限性。也就是说，“一切阅读都暗示着一项合作，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一次同谋”（博尔赫斯语）。“同谋”在这里，自然不是案犯当中的主犯与从犯的关系，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各存其意可也。王小波先生盛赞法国小说家杜拉斯的《情人》，而且断言，“现代小说有这样的杰作，人若不肯看小说，那是人的错，不是小说的错”（《盖

茨的紧身衣》)。这说法可谓机智却不够有理性，似乎有失王先生通常的、将机智与理性熔为一炉的“思维的乐趣”。在我看来，设若我这书没人来“误读”，那完全是我的错，“罪有应得”，而与读者无涉。因为我自知既不是“郢人”，书也不够完美。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变个法子说，首先我是怕失去读者，接着是怕得罪读者。衣食父母或许并没有天天记挂，但抓住时机媚上一媚，也许不无小补。读者们的火眼已然洞明，“作家的序言通常是一次折衷妥协，介于某个为自己作品辩护的人的自满与既有的传统所要求的谦虚之间”（博尔赫斯语）。鉴于大多数读者都只有些散碎银两，因此明告本书中有部分篇什已先行刊于随笔集《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以示无欺。

冉云飞

1997年9月26日凌晨1时于成都

目 录

1 同谋者的阅读(序)

■ 蠹鱼弟子

- 3 新年回马枪
- 6 欢迎博尔赫斯到中国
- 8 书市购书记
- 10 旧书新得
- 14 畅销书的陷阱
- 17 纸上的香港
- 19 长翅膀的罗克威尔伯伯
- 22 读《台静农散文集》
- 26 小记《余时书话》
- 29 真人有异行
- 32 卖文搜书
- 35 作怪的钟鸣
- 38 灵魂的家園
- 41 读书偶记(三则)
- 45 读书偶记(三则)

- 48 自由读书
51 书生乱弹
54 怀疑与人性的科学
56 为一套青少年读物鼓吹

■历史的书衣

- 61 张岱的遗产
64 《开心集》识小
67 手抄本的流亡
79 关于焚书
84 闲话日记
91 重读《五人墓碑记》
95 文人与稿酬
100 送穷考
105 历史也疯狂
111 我要告密
116 高处不胜寒
121 我看曹操
127 悲欣交集的日常生活
147 一位艺术怪杰对传统的讣告
167 天才的激情与无奈的范本
185 痛快的美学先锋
202 选本的沧桑

■书前书后

- 223 剑气箫心
228 《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序
231 《阳光与玫瑰花的敌人》跋
233 《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序
235 我有一个梦想
238 备忘而已
243 《诗人部落》序
245 《诗人部落》跋
248 《母亲教我的歌》序

251 我的朋友张打田(代跋)

■ 蠹鱼弟子

新年回马枪

我是个有点爱倒行逆施的人，但是个大大的良民，因此诸位不必担心我的猖狂进攻，我玩的只不过是读书和写作上的小花招罢了。首先声明，免得有人神经过敏，否则他睡不着，会弄得我想睡也睡不着，那就坏了大菜了。

今年开门露头到我家的第一件喜物并不是个新鲜货，谢天谢地，它不是追星族们的猎物，而是一件地地道道的古物，四册顾嗣立秀野堂原刻本（原刻尚未有朱、何二人的批点。朱彝尊先生曾作过《秀野堂记》以称述顾嗣立刻书和园林胜况，想必与顾有不浅的交谊），后经广德堂光绪癸未年（1883年）重刊的《昌黎先生诗集注》，系清代词人朱彝尊、学者何焯的评点本，用纸精良，雪白可人，字迹方正厚朴，铁划银钩，三色相套印刷，而且保存得十分完好，没有蠹鱼之灾。篇后有曾国藩的座师、道光重臣穆章阿的跋，述其来历，原来是穆章阿的外祖父齐博明于1759年从他家的私塾先生手中转相抄录的。韩愈的诗之难读，爱诗的人都深有同感，正如作序者彭邦畴所说：“余伏读再四，譬之崇期剧豔，交错歧出，由之而得正轨焉；天梯石栈，逶幽凿险，循之而得广场焉。”我虽不敏，不能达到彭先生的宏阔佳境，但还是准备把它当作渡韩诗的舟筏，渡不过去，怪不得朱、何二位先生，只恨自己修炼不到家。列位看官，新年来古物，这便是我本年度的

第一个回马枪，收藏界的高人里手会认为我这只不过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而已，对此我只好采取但丁的做法。金人瑞在旁边打帮腔说：不亦快哉！

人们早些年赶的时髦是喜新厌旧，现在则要贪婪得多，那就是喜新不厌旧，比如有妻室了要到外面找感觉，当一条十足的蚂蝗。这是另题，先按下不表。且说交友一项，若新年晤老友，喝陈酒，说回忆，聊新知，其乐融融，遑论新旧，就是陈谷子烂芝麻，也何妨把整个场面弄得呼儿嗨哟，可见新年并不都需要“世事如棋局局新”。当然我最不愿见旧友故物，在这里忌讳的就是那句最洒脱的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团圆的光明尾巴是，旧友不去，又添新友。再者，读旧书如逢故友，就我自己来说，去年重读了19世纪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帮我认识到乱哄哄的20世纪到底干了些什么，这也不无裨益。我有时甚至怀念巴尔扎克那种把人物的每一颗钮扣都写到位的老式做法。其实更多的时候，花里胡哨的做法只代表了气短无力，一种掩盖和对无知的胆怯，再看当今红透了的青年作家们，恐怕很少有人不犯这种病，他们之中有的人本来没穿裤子，甚至连鲁迅说的“肉色紧身小衫裤”也没穿，但说他们裤子穿得又多又好的却大有人在，安徒生再写500篇《皇帝的新衣》也徒唤奈何！

我得坦白，虽说新年已然来临，但我乐意做的却几乎都与旧有关，比如继续读尚未读完的《汉书》，接着体验苏舜钦斗酒下《汉书》的快意，看能否醉倒在书斋之中。重读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著作，是我多年的夙愿。多年以前，当我还在写分行排列的青春产物时，他的指引和恩泽，和其他大师的营养，就使我激动不已，如见精神导师。现在，当我已经不会写诗以后，再次叩开他的圣地之门，我越来越相信我曾经说过的一句戏言：50岁了还在写诗，要么是真天才，要么是老怪物，老怪物多而真天